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四回 第三節

只見勝三爺頭戴鴨尾巾，身披英雄氅，手握魚鱗紫金刀，肋下襯鏢囊，來到雙方當中一站。金頭虎喊道：「勝三大爺前來顯聖，必要殺盡群賊！」道爺說道：「金頭虎不要胡說，你勝三大爺無恙。」此時兩方之人一見勝爺，俱各大吃一驚！只聽勝三爺說道：「劉士英，你給你兄弟報仇理所當然。但是你應反覆思索，殺人流血，我勝某向來惡之。你在錢塘關外，與我共宿一店，將我穩住，盜我的兵刃衣物，那算我不高明，我不惱你。你不該將我引到鷹愁澗，害我屍骨無存，此事你太做的過分了。劉士英，你要三思而後行。因為你素常名譽很正，我對於辦賊之事，一字不來提你，你將五個要犯獻出來，我交官面完案，沒有你的事。要不然我回江蘇報明官面，然後我回來拿賊，這場官司，你尋思尋思，你打得起打不起？後悔可就晚了。」劉士英聽畢微然一笑，厲聲說道：「你看看劍劈的那個死屍，是我親胞弟，蕭金台逼死我姐姐，你殺我姐弟二人，我焉能善罷干休？我父母只生我兄弟三人，叫你害了兩個，剩我一人，我絕不能獨生。現在你還要將我姐夫外甥要去，那是萬萬不能。你要拿三鼠我不管；你要拿我姐夫、外甥，勢比登天還難！你要勝得了我手中十三節點穴槍，我也被你拿獲，情願與我姐夫、外甥同去出了紅差，那時節我劉士英死得也算不屈，為朋友還能犧牲一切呢，何況為親丁骨肉呢？」正在此時就聽西面上一聲吶喊：「三大爺我來啦！」手執降魔寶杵，來到切近一看，說道：「喝，這群賊都到這兒來啦。三大爺，我拿杵將他們都杵了吧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胡說！還不後退！」金龍向後一退，鏢行此時正是六老六少。劉士英叫道：「嘍卒！將二寨主之屍身與我抬將下去。」過來四個嘍卒，兩個人抬上截，兩個人抬下截，將死屍抬至東南角。

讀者問道，勝爺何以未死呢？列位，且聽慢慢表來。劉士英眼看勝爺被水流打得頭朝下而歿，回山報告眾賊，勝爺已死。

哪知道勝爺被水沖下去之時，就覺肚臍有一物，冰涼異常，勝爺雙手掙住，死也不放。怎奈水流甚大，將勝爺打了一個翻筋斗，但是勝爺仍然未放鬆鎖鏈，就覺水底下有物，腳踏著軟和。

勝爺正在水中覺著水涼透骨的時候，掙著攔江繩，向上用力一起，露出頭來。就見南面上此時也露出一個腦袋來，喊道：「是勝三大爺嗎？你老人家千萬別撒手攔江繩，要是一撒手，可就沒有命啦。你老人家順著那江繩一把一把的搗，向我這來。過來七八丈遠，水流就不急了。」勝爺心中這才明白，水底下的攔江繩必是金龍所為，一把一把的掙扎著向南而來，搗出去七八丈遠，就覺水流已慢，水也不那麼涼啦，勝爺這才稍微緩過點氣。在方才勝爺問金龍時，業已上嘴唇敲下嘴唇，說話都不真切了，若不是水底下有網，雙手幾乎掙不住攔江繩。勝爺此時搗著攔江繩到水淺之處，覺著不那麼冰涼了，自己才喘上氣來。若是在正流頭工夫大了，無論穿多少緊襯的衣服，都能被水流將衣服衝得破碎而去，就是掙住攔江繩，都不能活的。好在勝爺是有工夫的人，年輕時人稱勝崑崙，力大絕倫，要不然被涼水這一激，就得激糊塗了。勝爺問金龍道：「這位老道姓什麼？」金龍說道：「也不是姓真，也不是姓霍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是火德真君孔華陽不是？」金龍說道：「對啦。」勝爺問道：「你怎麼到在那裡？」金龍說道：「我與小龍追五個要犯，天黑啦，我們兩人住店。第二天小龍暗自走啦，我打店裡出來，找小龍蕭銀龍，找了半天也沒找著。我肚子餓了，走到一個飯館子吃飯。吃完飯我沒有錢，飯館子掌櫃的不教我走，我教他們打我，他們也不敢打我。正在那時，來了一個老道，問我姓什麼，我說我叫孟金龍。老道說道：『正找你呢，你跟著我走吧。』他將飯錢給了人家，我就跟他走到一個山上，他將我領到屋中，又給我飯吃，白米鹹菜拌豆腐。我吃完了，他又領到一間空屋子裡，屋中放著晃繩大鎖鏈子，他叫我扯著鐵鏈子，他們拉著晃繩，弄到一個小船上，就奔這兒來啦。先將大鐵釘子釘在石頭縫子裡，一頭把晃繩係在釘子之上，一頭將我腰繫上，又將大鐵鏈子也掛在釘子上，又將鐵鏈子頭上接上晃繩，打淺水之地繞到南岸。然後再搗晃繩，將鐵鏈搗來，也用大釘子釘在石頭縫裡，將鐵鎖鏈掛在鐵川釘上。末了到水中下銅鐵網。老道叫我下水，我說我不下去，下去上不來。老道說咱倆人下去，都用繩子係在腰間。搗鐵鏈子下水底，網上早安好了環子鉤子，鎖鏈上也早安好了鉤兒環子，我們兩人將網下好，老道打上流下水，果然衝到這兒被攔江鎖擋住。打漁船常有不知道的，衝到這裡淹沒，老道對我說，為是救打漁的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善哉出家人，我不如也。你還認識那山嗎？」金龍答道：「認識，天天回去吃飯去，你跟著我走吧。」爺兒倆繞過了灘口，金龍說道：「三大爺，你揪住我的皮挺帶，我下水裡帶著你走。」勝爺遂下水揪住金龍皮挺帶，金龍破風踏浪，夠奔寶靈如意觀而來。工夫不大，來到萬華山前，勝爺舉目一看，奇花異草，滿目皆是。又走出一二里之遙，看見翠柏蒼松，野草鮮花，天然的清幽古雅。山後邊獐狗野鹿往來亂躡，飛狐走兔打盤旋，百鳥聲音，在樹上喧。向北去，穿過千年柏，萬年鬆，有翠竹林，碧陰陰綠森森。又走到紫竹林，座北向南現出一座觀宇，石頭匾，泥金字，上書「寶靈如意觀」。勝老英雄心中暗想：「七數年未見，二哥隱在此處，真是仙人洞府，西方極樂之境，可稱世外散人也。朝臣待漏五更寒，鐵甲將軍夜入關，日上三竿僧未起，算來名利不如閒。我之二哥，閒來坐山看虎鬥，困來樹下聽鳥喧，餓了吃的是松柏子，渴了山下飲清泉，雖然不能成佛作祖，耳不聽干戈心不煩。較我勝英高之多矣。」勝三爺心中思索，不覺走到觀前，口中叫道：「金龍！你到裡面通報一聲。」金龍說道：「一個雜毛，還用通報？」勝爺說道：「胡說！那是你二大爺。」正在此時，見由觀內出來一位小道童，勝三爺控背躬身說道：「少道爺，觀內可有一位孔道爺，火德真君孔華陽嗎？」小道童說道：「不錯，正是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勞駕你進去回稟一聲，你就提現有故人勝英來訪。」

小道童聞聽，急忙控背躬身說道：「原來是勝三大爺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，你們是出家人，愚下擔不起。」小道童回去，工夫不大，出來說道：「我之恩師有請勝三大爺。」勝爺遂同小道童進去，來到鶴軒門外，聽裡面一聲無量佛：「昨晚燈花報喜，今朝果有高人到來。」勝爺抬頭一看，心似刀攪，孔二爺赤紅的面，黑髮髻黑鬍子，藍布道服，青鞋白襪，面上連一點皺紋都沒有，精神百倍，氣宇不凡。勝爺趕奔近前，雙膝跪倒，叫道：「二哥！小弟勝英與兄久違了。一向可好？」

孔道爺伸手相攙道：「三弟老得這樣，才十數年不見，竟白髮蒼蒼，皺紋堆累了。」勝爺叫道：「二哥！小弟為愁煩所迫。小弟不敢比古人，兄長豈不聞伍子胥過昭關，宿於東皋公家，七日夜愁得鬢髮皆白。小弟怎比哥哥逍遙自在呢？」老哥倆遂攜手進鶴軒，來到鶴軒之內，勝爺落座。孔二爺一看，勝爺衣服尚濕，赤著足，頭髮蓬鬆，狼狽之極。孔二爺幾乎淚下，忙叫：「道童過來，見過你三叔。」四個道童趕緊跪倒行禮，勝爺伸手相攙，孔二爺說道：「你們趕緊陪著你三叔沐浴更衣沐浴。」

一個道童遂掀起簾攏，又一個道童在先引路，來到東跨院，有兩間東房，室內清雅潔靜，有藤牀竹椅，有澡盆、鏡架、衣架。

勝三爺更衣沐浴，小道童提著一個小包袱，放在竹椅之上。沐浴已畢，打開小包袱一看，勝爺發愣，青布大褂，青布褲褂，白襪青靴。勝爺有心不換，自己的衣服已團作一團，拋在地下，萬般無奈，只得將青布衣服穿上。勝爺長歎一聲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我初不如歸山修行也，從今後不聞世事矣。」自己語畢，咳嗽一聲。小道童推門進來，又給勝爺打淨面水，勝爺理髮洗面，小道童又陪勝爺到鶴軒之內。勝爺飄髻哈哈一樂：「我勝英一旦間變作鄉老矣。」勝爺又叫道：「二哥請上，受小弟一拜，謝兄救命之恩。」孔二爺笑道：「咱們明清八義，舐血為盟，何言出救命之恩？我下攔江鎖，並不是救的你，因為那兒常常出險，貧道才募化十方，下此攔江鎖，以救生靈。勝三弟你作道德的感應，才有今日。」孔二爺問道：「但不知勝三弟因何至此呢？」勝爺見問，不由得長歎一聲道：「一言難盡了。」將蕭金台群英赴會之事，從頭至尾對孔二爺表白一遍。勝爺又叫道：「二哥！小弟有一句不盡情之言，大丈夫榻下，豈容小人酣睡？二哥距此碧霞山咫尺耳，何容此類存在？小弟不解。」

孔二爺叫道：「三弟，你有所不知，劉士英之山，乃是莊家山，少寨主娶妻，俱都鄉下大財主之女，並不搶奪。人家佔山二十餘年，咱們萬華山才十數年耳。那閔士瓊乃是劉士英姊丈，骨肉至親，人家焉有不救之理？」勝爺長歎，叫道：「二哥！我不能出頭露面啦，刀鏢甩頭，鴨尾巾大氅，俱被人家盜去，我從此修行隱逸，再不聞世事了。」孔二爺道：「我們出家人是斷子絕孫之

命，你是行俠仗義者，豈能出家？你的東西，我給你想法子尋找，找不著，咱們再作計較。」二位老人正在談話喝茶之際，小道童已經擺上杯箸，工夫不大，將飯開好。孔二爺叫道：「勝三弟屈尊一飯，明日小道童打魚回來，沽酒買肉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白米飯就足矣。」孟金龍喊道：「三大爺，又是這個！」勝爺叫道：「金龍！休要鬧笑。」用飯已畢，再談鷹愁澗之事，勝爺遂問攔江鎖之事，孔二爺道：「貧道為此募化三年，才將應用東西備齊，怎奈下攔江鎖不得其人。也是事逢恰巧，遇見孟金龍，才助我成全此舉。」

孔二爺說罷攔江鎖之事，又談了幾句閒話，天色已晚，弟兄二人抵足而眠。次日打發小道童在碧霞山打魚，並暗中竊聽消息。天至晌午，兩個小道童回來，又換了兩個小道童打魚探聽消息，兩個道童又到天已平西方回。孔道爺問道：「為何回來甚早？」兩個小道童答道：「皆因為我二人正打魚之際，忽聽河乾有人啼哭，聲音淒慘，我二人遂將船攏岸，尋覓那人，將那人請到船上，問其所以。他言說尋找朋友十載未遇，哭得眼淚都有十缸啦，找不著朋友，誓不欲生，要投江一死。我二人問他，找的是哪位？他一說，正是你老人家，我二人遂將他帶到山內。走過了翠竹林，他變卦啦，他說你老人家短他七八萬銀子，連本帶利十年未能歸還，前來要賬。」道爺聞聽，面沉似水道：「出家人焉能借人家那些錢呢？」勝爺問小道童道：「此人怎樣長像？」小道童說道：「穿皮襖馬褂，踢啦踢啦。」

勝爺聞聽叫道：「二哥！這不是別人，不是大義士，就是二義士。」孔道爺笑道：「還頑皮呢！」勝爺答道：「上了幾歲年紀，益發的甚了。」說著話，哥倆出離鶴軒迎接，來到翠竹林角門外，就聽有蠻子說話口音：「雜毛欠我的錢不還，跑這犄角裡藏躲來了？」孔二爺一看，果然是歐陽氏。歐陽二爺一指孔華陽叫道：「雜毛！明家將沒之時，咱們兩人偷賊官二十餘顆珍珠，細軟物件，不計其數，咱二人應當均分，你少分給我三粒，你該還我啦！」老道說道：「二弟你別玩笑，現有生朋友在此，我給你介紹介紹。」語畢，用手向自己身後指道：「你看看此人是誰？」蠻子說道：「我要的是錢，不管是誰。」勝三爺哈哈一笑，叫道：「歐陽二弟從何至此？」歐陽天佑一聽，乃是勝三爺的語音，不覺愕然問道：「唔呀，三哥何以如此模樣？」孔二爺說道：「此處不是講話之地，到鶴軒你問問你三哥是怎麼回事？」哥三個走進了鶴軒落座，勝三爺遂將丟東西之事，從頭至尾對二義士詳細表示一番。談到身逢絕地，被攔江鎖擋住，要不然早身歸那世去了。「這是被救到山上沐浴更衣，故此這般景況也，愚兄再不能出世矣。今者賢弟前來，愚兄之幸也。」孔二爺說道：「蠻子，你還叫賊魔？趁早你勾了賬吧。勝子川是你三哥，叫人家給偷啦，你叫的是哪一門子賊魔？」歐陽爺聞聽臉紅了，叫道：「雜毛！劉士英偷去我三哥的東西，那如同是我三哥當差的一般，那給我三哥存著呢。我這就起身，我將東西盜回，我給他放二百把火，燒他個王八羔子。」列位，孔二爺這是激將之法，要不然蠻子不能走得那樣快。勝爺一看二義士臉都紅啦，站起身軀就往外走，勝爺伸手攔道：「二弟不要如此，你與孔二爺原是玩笑，何必芥蒂呢？」

孔二爺又叫道：「三弟，還得攔他，可別叫他放火，劉家父子是君子。」勝三爺叫道：「二弟！你可聽見孔二爺的話嗎？水火無情，千萬別放火。」弟兄們吃完飯，歐陽爺休息一會，起來時太陽還未落，蠻子道：「我就要起身。慢慢的走，到碧霞山時天也就黑啦。」孔二爺說道：「我給你將小船預備好啦。」勝爺叫道：「二弟！你到那裡千萬小心謹慎，今天盜不出來還有明天。這一干賊人俱都是本領高強，二弟保重些，就是成全愚兄了。」二義士點頭道：「三哥不要掛心，小弟自知。」歐陽二爺上了船，孔二爺、勝三爺二位以目送之，小道童搖起花櫓，奔碧霞山而來。

在船上二義士與小童玩笑，說道：「你們二位臉都很白，娶了妻沒有？」小道童道：「二叔真好玩笑，老道還有娶妻的嗎？」在船上二義士與兩個小道童玩笑，倒覺著不寂寞。工夫不大，將船靠岸，歐陽二義士縱下船去，叫道：「二位道爺，你們就在此處等候，我若被賊人追下來時，我就喊天靈靈，地靈靈，神人救我。」小道童說道：「我們怎樣呢？」二義士道：「你們就啊一聲，我跳上船，咱們就跑。」兩個小道童一路上，被歐陽二爺戲耍得笑斷腸子。靠岸之後，就看二義士踢啦塌啦，如飛相似，奔碧霞山裡去了。歐陽義士專怕水，因他不會水，恐皮襖馬褂一沾水就壞啦。蠻子到山裡，轉了幾個彎子，聽不見有人言說刀鏢之事，若是有一個人提此事，他就能聞風而去，怎奈就是無人提論此事，前後寨找到二更天，仍不聞有人提刀鏢之事。歐陽爺萬般無奈，要使擊石問路之法。何為擊石問路呢？在沒人的地方，用白條寫上：「碧霞山的寨主嘍卒知悉，刀鏢甩頭俱都盜走。明人不作暗事，在下走也。」寫完了奔人多之處，包上石頭子拋去，必有人出來看是何物，那人一看刀鏢甩頭俱都被人盜走，必然驚怪去報信，或到收藏物件之處去看。歐陽二義士找了一個清靜所在，一看後院有兩間東廂房，屋中燈燭輝煌，歐陽爺本打算寫字條擊石問路，一看此屋燈光明亮，歐陽爺遂躡足潛蹤，來到窗外，用唾沫濕破窗紙，向屋中觀看，屋內有兩個年青的，俱在十八九歲。歐陽爺心中暗想：這兩個王八羔子在這裡幹什麼？此時就聽屋中有人說道：「咱們打開看看，金鏢是金的還是鋼的？魚鱗紫金刀什麼樣兒？」

就聽那年輕的說道：「別提這個，老寨主有話，不教提一個字兒，一會咱們該換撥啦。」二人在屋喝著茶，直向西面上被架子裡看，歐陽爺舉目一看，是一個藍綢子包袱，歐陽爺心中明白，那是我勝三哥的包袱，原來在這犄角哪。歐陽爺遂取出一個小瓶子來，瓶中是白面，此藥名為「神仙奪命香」，放在竹筒裡面，用火燃著，向屋中一吹煙，將兩個年輕之人薰過去，伏幾而睡。歐陽爺到屋中一看包袱的樣兒，轉身出來，又走到西廂房，一看是廚房，就聽廚師傅道：「真走運，無故的碧霞山又作夜看山的啦，黑夜裡還得伺候飯。」歐陽爺取出奪命香筒，又向屋中一吹，將兩個廚師傅薰倒，進到屋中，將廚師傅的破衣服拿了兩件，又拿了一把破樸刀，取了再吊錢，走出來仍回到上房屋中，將藍綢包袱打開，將勝爺的東西取出，將廚師傅的衣服包在藍綢子包內，破樸刀換下魚鱗紫金刀，那兩吊錢裝在勝爺鏢囊之中，將原舊的藍綢包裹包好，如前一般。歐陽二爺是人得喜事精神爽，叫道：「兩個王八羔子，看著破爛吧，我要走啦。」語畢，躡房越脊，回歸山環。上了小船，道童問道：「歐陽爺盜的東西如何？」歐陽爺說道：「裡面地方太大，不行，找不著，明天再說。」小道童說道：「您那包袱是什麼東西？」歐陽二爺道：「賊不走空，偷了他們點破爛。」

小道童搖櫓返回寶靈如意觀，工夫不大，來到山下，歐陽二義士棄舟登山，來至養魚缸前，將東西放在缸底下，歐陽二爺進了鶴軒。孔二爺與勝三爺正在對弈，孔道爺與勝爺一看，蠻子赤手而還，孔道爺問道：「二義士怎樣？」歐陽二爺說道：「山內地方太大，找不著。」勝爺聞聽，長歎一聲說道：「失者容易，尋者難。」歐陽二爺叫道：「勝三哥不要發愁，東西完全找回！」語畢，出離鶴軒，由養魚缸底下取來，進了鶴軒。勝爺一看是一個破藍布包袱，勝爺搖頭道：「不對。」歐陽二爺說道：「我這是換皮不換骨，這個藍布包袱皮是碧霞山廚子的。」

勝爺打開一看，一物不少，一摸鏢囊中多了兩吊錢，勝爺問道：「二義士，哪裡來的兩吊錢？」蠻子笑道：「藍綢包皮沒拿回來，我拿了他兩吊錢，作為包皮之價。」孔二爺與勝爺俱都大笑。勝爺又到沐浴室內，換好了自己的衣服，全都換完，自己看腳底下，雙臉青布皂鞋，勝爺打了一個唉聲，說道：「靴子掉在鷹愁澗去，人還在世。」小道童說道：「勝三大爺，我們廚師傅由打杭州買來一雙青布靴子，他穿著小點，您穿上試試。」

勝爺點頭，小道童將靴子取來，勝爺一穿正合適。衣服鞋襪穿戴齊整，走進鶴軒，勝爺叫道：「孔二哥！現有金龍在此，又有二義士，我的刀鏢衣物俱都找回，咱們就此殺奔碧霞山去了。」

孔道爺道：「三弟你且養養精神，先叫小童每日去碧霞山左右打魚，暗中打探究竟。」勝爺頗以為然，次日又打發小道童探聽山中消息。小道童晚晌回來，就將蔣伯芳報仇之事探聽明白，報告了勝爺。勝爺叫道：「孔二哥，我該出世了。」孔二爺道：「你與金龍在先，我與歐陽弟在後。」商議停妥，登船奔碧霞山。來到碧霞山北山坡，勝爺棄舟登岸，正趕上兩方面要群毆拼命，勝爺咳嗽一聲：「劉家父子不要以多為能，道兄攔阻鏢行人切莫群毆。」劉家父子心中納悶：勝爺不死尚有可說，為何又是原樣的衣服兵刃呢？

不表劉家父子納悶，勝爺對劉士英說道：「你將我東西偷去，我又得回，咱們雙方面誰也不栽筋斗。我的東西已經得回，你趕快將五個犯人交還，不然你打不了這場罪誤官司。」劉士英叫了一聲：「勝英！你早來一會，尚有可能餘地，你看看地下躺著的死

屍，那是我之胞弟！叫嘍卒將二寨主搭開，非戰不可。」勝爺聞聽，將刀向地下一插，忙將大衣脫下，遂叫道：「三大接衣服！」正在此時，正西上一聲吶喊，好似巨雷一般，叫道：「三大爺您會飛，我來晚啦！」勝爺道：「胡說。」北面上站著的金龍也無法站在北面，此時兩方面的人，俱都一陣大亂。

劉士英叫道：「勝老者！你以仁義待人，我劉士英與眾不同。咱倆比賽輸贏，你要贏了我，我自備其縛，交還五個犯人，我願打出紅差的官司，我不能後悔。」勝三爺就地拔刀，劉士英抖十三節點穴槍，二人湊到戰場，方要交鋒，劉士英背後一條白線，躡到勝爺面前，叫道：「劉寨主且向後退！我林士佩與勝英有山破人亡之仇，請與林某交鋒！六十二斤半的狼牙鑽，就專為姓勝的打的。」勝爺一看，說：「算不上你。」就要動手。

正在此時，勝爺背後一道白影，縱到林士佩面前，叫道：「勝三哥後退！殺雞焉用宰牛刀？有事弟子服其勞。愚弟願再鬥林士佩。」林士佩一看，正是蔣伯芳，不由得將精神打消了一半，皆因在蕭金台被蔣五爺打了一棍，傷還未落。林士佩此時也說不出，只得摘鑽頭，據鑽纂，按三尖兩刃向蔣五爺刺去。蔣五爺用棍往外一繃，就聽得噹啷一聲響，火星子冒起五六尺高，這一見面又是三碰。蔣五爺仍用六十四棍，林士佩使用純熟的招數，二人戰了五六十個回合，林士佩就覺傷痕疼痛。蔣五爺六十四棍使完，又換了行者棒，林士佩惡虎掏心一鑽，照定蔣五爺刺來，蔣五爺用棍往外一繃，林士佩兩膀發麻，招數不由遲慢，被蔣五爺裹手一棍，連肩帶背打來。林士佩欲待躲閃，哪得能夠？這一棍照樣兒打在原傷之上，林士佩身體一晃，栽倒塵埃。五爺鋼牙一錯，舉棍照林士佩頭上打去，林士佩倒在塵埃，只可閉目等死。勝三爺兩縱身軀，來至蔣五爺背後，欲要伸手，已來不及了，勝三爺一抬腿奔蔣五爺背後踢去，蔣五爺一伏腰，由林士佩頭上縱過去，蔣五爺回頭一看，乃是勝三爺，白臉面氣得通紅，問道：「三哥，這是何意？」勝爺道：「林士佩是當世的英雄，切莫下此毒手。」五爺敢怒而不敢言。

林士佩臥身起來叫道：「勝英！南七省有你們弟兄，沒有我姓林的！」嘍卒給拾起狼牙鑽，交於林士佩，林士佩從此氣定，暫且不提。

且言閔德潤見林士佩氣定，一聲吶喊，口中叫道：「勝英！你害我家敗人亡，又害我二舅一死，今天大山寨主與你誓不兩立！手擎秋龍棚，來到戰場。勝爺方要握刀，就聽北面上一人喊道：「三大爺！您後退，讓給我吧！我們兩人是對兒。」金龍舉杆奔戰場，大寨主是急戰，躍起來一擲奔金龍砸去，金龍舉杆一擋，就聽當的一聲，將大寨主的秋龍棚鐵箍震落，四塊棗木板、棗核釘俱都紛紛落地，金龍要活捉閔大寨主。

列位，閔德潤是急鬥，二人戰了六七個回合，賈明在勝爺、弼昆長老背後，團著舌頭說話，別人可聽不明白，遂叫道：「大小子！有勇無謀！一人拼命，百人難敵。你不會用爪抓他？」

金龍聞聽，恍然大悟道：「早就將那玩藝忘啦。」金龍遂虛晃一杵，向外一縱，背後一伸手，大皮兜之中取出龜背駝龍爪，純熟的學業，一伸手將鑽練就套在手腕上了，絨繩一抖說道：「抓大白玉虎！」夠奔頭上而來，大寨主往旁一閃，金龍將爪趕緊帶回，用浪子踢球、仙人踢毬、黑狗鑽襠、左穿花、右穿花，一百單八爪，都抓不上人家。外還有二十爪，大寨主金鍾罩才破了幾天，力量不敵，不敢用擗桿攔擋，只可閃轉騰挪，將大寨主抓得熱汗直流。賈明在勝爺背後又嚷道：「大小子！不懂真假虛實？三國的諸葛亮，列國的范期，添兵減灶，減灶添兵，真是虛實玄中妙。指上抓下，指東抓西！」孟金龍心中暗道：「還是小小子有主意，這回可就將大山賊抓住了。」

大英雄一揚手說道：「看腦袋！」一抖鋼環子，嘩啦一響，閔大寨主聞聽抓腦袋，遂向西縱來，右腳方一點地，龜背駝龍抓奔右腳抓去，正抓在腳面之上，閔大寨主向後一退，撲哧一聲，正當中的鉤抓入腳內，由腳面透入腳心，大寨主一疼，撲通躺在就地。金龍用力一拉，臉往北一轉，將絨繩背在肩頭，向北就拉。金頭虎叫道：「五叔幫著我捆他吧！」蔣五爺幫助賈明，將閔大寨主捆好，只見閔大寨主腳部血流如注。

老寨主閔士瓊一看，心如刀攪，如狼似虎的兒子身帶重傷，心中暗想：「我打死一個夠本，打死兩個賺一個。」勒十字絆，緊英雄帶，摸了摸袖口中的毒藥弩，叫道：「勝英！你我兩人今天決一死戰！」語畢，抖雙槍，一隻奔勝爺咽喉，一隻奔肚臍而來。勝爺握刀，一飄身向東縱去三尺有餘，勝爺一橫刀，從雙槍當中攔腰斬去！老寨主雙槍一並，要夾住勝爺的刀，勝爺抽刀反手一刀，又奔閔士瓊左太陽穴砍去，閔士瓊左手的槍一立，右手的槍向勝爺頭上便打，勝爺抽刀躲閃，二人這一合招，閔士瓊是一力降十會，勝老者刀花步眼清亮。閔士瓊的心中思索：「人言勝爺的刀法絕倫，果不虛傳。若非閔某，早輸於魚鱗紫金刀下。」勝爺心中也是暗誇閔士瓊的槍法，二者互相佩服。勝爺心中暗想：「閔士瓊毒藥弩百發百中，神鬼難逃。」閔士瓊心中暗想：「若容勝英打鏢，自己必得輸。」二者俱有用暗器之心，無奈騰不下手來。只見勝爺一遞刀，奔閔士瓊華蓋穴去，閔士瓊雙槍一並，一拿勝爺刀，將魚鱗紫金刀刀尖拿住二寸來長。勝爺一較勁，「噹啷」一聲，抽出刀來，往西北一縱，縱出一丈二尺遠去，閔士瓊往東南一縱，也縱出一丈二尺遠去。勝爺刀交在左手，右手拿鏢，轉身子揚手腕，閔士瓊轉身形雙槍插在就地，揚手要打三十六隻毒藥弩。

正在此時，就聽台上一聲吶喊：「勝老三！你可嚇死我也。我到鏢局子，聽說你死在鷹愁澗了，我聽得此信，我一著急，往上一縱，大腦袋幾乎將房椽撞壞。」說著話夠奔前來，叫道：「勝三弟後退，我拿老猴崽子！」閔士瓊一看，心中說道：「天不絕勝英，此時偏偏來了夏侯商元。」閔士瓊遂提起雙槍，雙槍兩顫，一隻奔面門，一隻奔胸前，劍客向上一縱，縱起一丈五六尺高。閔士瓊一看，心中說道：「夏侯商元老糊塗啦，你縱五六尺高還不行嗎？你縱一丈多高，空中站不住，你還得下來，我用雙槍接著你。」果然劍客向下一落，閔士瓊雙槍照定劍客後腰，用了十分臂力打去，哪知劍客骨軟如線，仰面躺在槍上，雙手一按地，腳跟一踢地，又縱起一丈多高。閔士瓊雙槍吞吐撒放，叭叭直打；老劍客耍弄身法，貓躡狗閃，兔滾鷹翻，鹿伏鶴行。響啞仙師叫道：「三太！你看，這是小六招，就得三十年的工夫。」劍客此時又用大六招，龍探爪，蟒翻身，風展翅，蛇吐信，虎撲食，豹攪尾，非六十年的工夫，不能如此。閔士瓊連點了四十餘槍，劍客說道：「閔老大，你將槍拋了吧，你這槍只可打死人，稍微有點氣的人，你打不著。」劍客又道：「我站穩了身子不動，叫你打我兩槍，我要是一閃躲，我那就算輸啦。」語畢，雙手往上一揚，露出肋骨條，一根一根的。閔士瓊心中暗想：「我這一槍砸上你，將你砸得骨折筋斷！」心中如此思想，雙槍左右開弓式，奔劍客砸去。就聽「撲咚」一聲，劍客的左右手將閔士瓊雙槍抓住，叫道：「閔老猴崽子，你將雙槍借給我一用吧，也該我打你幾下啦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沒聽那麼說過。」二人遂較勁奪那提爐雙槍，閔士瓊力氣還是不弱，劍客也不放鬆，二人相持不下。劍客是雙手過膝，胳膊比閔士瓊長點，劍客奪不出雙槍，將兩臂膀向兩下一分，閔士瓊也隨著兩臂膀分開，二人面對面，劍客說了一聲：「著！」雙槍鬆手，一個羊頭撞去，正撞在閔士瓊胸部，閔士瓊雙槍鬆手，仰面朝天，五腑六臟俱都挪位。劍客過去，伸手一提閔士瓊的右腿，向外一拋，拋出去有七八尺遠，遂說道：「勝老三，給你！」此時楊香五、金虎頭全跑來，四馬倒攢蹄，將閔士瓊捆好。金頭虎與楊香五搭著閔士瓊，來到北面，叫道：「閔士瓊，你與你兒子在一處歇會吧！父子親，夫婦順。」勝爺叫道：「明兒！不要說無關痛癢之話。」

不表閔士瓊被獲遭擒，再表劉士英一見姊丈外甥俱都被獲遭擒，不由得心中一急，一抖十三節點穴槍，口中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！我姓劉的與眾不同，我偏要會鬥你神鏢將勝英。我若是輸在你的手下，我親自束縛，我打盜燈窩主的官司。你若是叫別位替你，我死也不瞑目，輸了也不算！姓勝的，你要是人物，咱倆比賽輸贏，你別叫他人幫忙。」勝爺聞聽，叫道：「劉寨主！夜下一口魚鱗紫金刀，三隻金鏢，甩頭一子，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，向來沒用過別位幫助。花好不用綠葉扶，我鏢行之人，我大師兄、三師兄與我四師弟、五師弟、六師弟、金龍、三太等，若是有一位前來幫忙者，那算我勝某輸給你，盜燈的官司勝英去打，三鼠也不拿了。」語畢，回頭叫道：「眾位師兄師弟，三太等，大家俱都後站，向北退去，我與劉寨主較量，誰也不准上前！只見鏢行之人俱都向北退去，退至北面靠水。」

劉士英一看，心中說道：「勝英倒是人物，言必信。」劉士英回頭叫道：「金祥、銀祥、福祥、祿祥，眾家寨主，俱都與我後退！我與勝老明公交手，誰要上前一幫助，我使用槍將他挑了，然後我放火焚山，咱們去打官司！」語畢，只見四位少寨主，與眾位寨主嘍卒「呼嚕」一聲，退到寨子牆切近，戰場中只留燈球火把。劉士英抖十三節點穴槍，行龍過步，夠上步位，左手練子槍點勝爺右肩井穴，右手的點穴槍點勝爺的左腿腋，勝爺向左閃身，魚鱗紫金刀一提，劉士英的雙槍一纏勝爺的刀，勝爺趕快撤刀，一雙十三節點穴槍，裏腦纏頭，吞吐撒放，雙槍猶如怪蟒一般，勝爺的刀上下翻飛，雙槍一刀，真是棋逢對手。戰了有四五個回合，點穴槍淨點三百六十骨節，七十二穴道，雖然勝爺刀法絕倫，年過七旬之人，因先戰閔士瓊，又戰劉士英，勝爺在寶靈如意觀避難三日，每日吃素，氣力有些不敵，勝爺鼻窪鬚角見汗，劉士英十三節點穴槍一招緊似一招，勝爺此時已經喘息有聲，汗珠下落了。蔣伯芳等一看勝爺力盡聲嘶，叫了一聲：「道兄！我前去替換勝三哥如何？」

諸葛道爺說道：「你勝三哥向來打仗不用人替換，兄弟替換，畫地絕交；徒弟上前替換，驅逐門外。你看著吧，吉人自有天相。」金頭虎在老道背後說道：「三大爺又把老道得罪啦，咱們大家跟劉士英群毆，把他收拾了就完了。」老道瞋目說道：「賈明！休要胡言，你勝三大爺與人家說的明白，如要有人幫忙助陣，自去打盜燈的官司。孺子口出此言，好不知道理！」賈明與五爺俱各默默不語。此時勝爺打算敗走，無奈一對十三節點穴槍，吞吐撒放，裏腦纏頭，把勝爺圍住，竟敗走不了。好容易抽了一個冷子，勝爺虛晃了一刀，奔劉士英面門，劉士英雙槍一纏，將刀纏住，咯啷一聲，勝爺撤刀向西敗走，一縱身軀，出去一丈餘遠。勝爺對劉士英說道：「俺勝某氣力不敵，情願甘拜下風。」劉士英說道：「勝老者，不見勝負，不能罷戰。你我二人有言在先，我若戰勝了老達官，你放我姊丈父子；我若敗了，我甘願自被其縛。」劉士英口中說著話，心內思索：「打仗你氣力不敵，跑你也不行。」劉士英遂在後追趕，二眸子亂轉，留神勝爺打鏢、打甩頭。勝爺敗走時，魚鱗紫金刀刀把插在胸前，劉士英距勝爺一丈一二尺遠，腳尖一點地，向前一縱，離勝爺背後三四尺遠，二眸子看勝爺刀由右手交在左手，仍然刀把插在胸前，刀尖向外。劉爺思索：「勝老者真忠厚，刀交左手，仍然刀尖朝外，明明示人，要打暗器。我的點穴槍，點他肉厚之處，不能傷他性命，為救我姊丈外甥，不然我不能贏他。」思索至此，左手點穴槍奔面部，右手點穴槍奔肩頭下，一齊點去。勝爺此時，已暗將甩頭皮套套在手腕，一提鎖鏈，抖出了甩頭，聽背後劉士英的鏈子槍「咯啷」一響，勝三爺往右一轉身軀，仍是刀尖朝外，劉士英雙槍點空。勝爺這麼一轉身撤步，又讓出三四尺遠，距劉士英尚有七八尺遠，劉士英雙槍點空，向回一抽鏈子槍的工夫，就聽勝三爺說了一聲：「打！」

劉士英一看，甩頭一子奔太陽穴打來，點穴槍正回向撤之時，見甩頭到來，隨著就勢一抖點穴槍，要纏甩頭。劉士英的用意，要用點穴槍纏住甩頭，不輸不贏，哪知道勝爺是虛招，他就是不用點穴槍纏勝爺的甩頭，勝爺也不能下毒手傷他。他的鏈子槍方然抖直，勝爺的甩頭早已撤回，又喊了一聲：「打！」甩頭奔眉心打去，劉士英欲待躲閃，焉得能夠？甩頭正打在眉心之上。甩頭的犄角正划在眉心當中。劉士英向後一退，靴底一滑，一退兩退，「撲咚」一聲，仰面朝天倒在塵埃。劉士英翻身站起，勝爺已將甩頭纏好，放於兜囊之中，刀交右手，口中說道：「劉寨主，多有得罪。俺勝某久而久之，眼目昏花，一時收招不住，誤傷貴體，承讓了。」劉士英此時雙手一捋皮套，嘩啦啦一聲響，將雙槍拋在就地，遂說道：「勝老者以仁德待人，我父子有眼無珠，不識賢愚，我劉士英甘拜下風。」語畢，點手叫道：「金祥、銀祥、福祥、祿祥，你們四人還不過來，等待何時？」劉家四位少寨主，各抱雞爪鏢，氣勢洶洶，過來就要動手。劉士英怒道：「犬子！還要無禮嗎？趕快給我將兵刃拋了，自受其縛，打這場誤官司！」四位少寨主敢怒不敢言，將雞爪鏢俱拋於塵埃。劉士英雙手一背，叫道：「勝英！我父子自受其縛，前去打官司，有言在先。我為的是我親戚朋友，為朋友而生，為朋友而死，請你帶我等到案，我劉家滿門，死而無怨。」金頭虎叫道：「楊香五小子！還怔著幹什麼？還不過去捆嗎？要不自己背過手去，咱兩人捆不了，一腳就把咱們兜一溜筋斗。」楊香五一晃馬尾透風巾，就要前去捆綁劉家父子。勝三爺一聲咳嗽，厲聲叫道：「香五！不要無禮！劉家父子是朋友。還不後站？」金頭虎、楊香五向後倒退，不敢作一語。勝三爺叫道：「劉寨主！你為的是親戚朋友，份所當然。這場官司你跟著打不了，沾上點嫌疑，就是殺頭之罪。夜入皇宮內院偷盜聖上的萬壽珍珠燈，並且又黑夜入院衙殺欽差大人，這宗官司了不得。劉寨主沒有你的事，我絕不肯將你父子株連重案。私了吧，官不究。回去交差之時，我就報告在杭州捉住的要犯，絕不提碧霞山之事。」劉士英聞聽此言，長歎一聲道：「我與明公恨相見晚了，我若早與明公相識，絕不至於佔山為王。勝老明公既開天地之恩，放我父子，我必將三鼠交出。」語至此，一仰頭向南叫道：「三鼠！」剛說出一個三字，鼠字尚未說出，劉士英打了一個冷戰，碧霞山之人一個不少，單單少了老道七星真人師徒與太倉三鼠。勝三爺一晃鴨尾巾，黃菊花亂顫，說了一聲：「三鼠哪裡去了？沒有正犯，何以交差？」劉士英道：「勝老明公不要為難，走了三鼠，我劉士英就是三鼠，絕不叫勝老明公為難。」道爺說道：「不要耽誤時候，三鼠方才尚在眼前，決不能遠走，趕緊四外追趕，尚可拿獲。」劉士英遂叫四子拾起兵刃，趕緊追拿三鼠。劉士英對勝爺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此山三面是水，決走不了三鼠。」四位少寨主先奔山口追去，工夫不大，回來報告：「把守山口的嘍卒並未見三鼠出山。」二英正在為難之間，忽聽得西南有人說話：「唔呀，勝三哥，不要著急，正凶已經拿來啦。」眾人一看，前面是歐陽天佑，後面是天佑，天佑扛著一個人，二人都是皮襖馬褂，扛到劉士英與勝爺面前，向地下一扔，二英一看，正是秦尤。秦尤閉目合睛。勝爺問道：「二位賢弟在哪裡捉住的孺子秦尤？」蠻子說道：「唔呀，勝三哥不要提啦，小冤家給明清八義栽了筋斗，現了眼啦。老哥哥你想想，此事都打他一人身上所起，劉家父子間接著也算為他，他不知以恩報德，反到後寨採花去了。」勝爺聞聽一怔，秦尤並未有採花的毛病，今天是怎麼啦？勝爺怕劉家父子面上不好看，遂說道：「劉寨主，我給你介紹這兩位朋友。」遂指歐陽氏說道：「這位是大義士歐陽天佑，這位二義士歐陽天佑。」又指劉士英說道：「這就是碧霞山寨主，人稱閉眼神佛劉士英。大家要多親多近，幸勿尋仇。」劉士英控背躬身說道：「二位義士，在下劉士英得與二位義士相見，真是三生有幸。」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我們二人不識義士，我兄弟有眼無珠！結交秦尤，秦尤不知以恩報德，他倒上後寨，調戲劉家的兒婦。」劉士英聞聽，氣得渾身立抖，上牙直砸下牙，顏色更變。歐陽大義士一挑大拇指道：「你兒婦是個好的，百般調戲，寧死不從，我在後窗戶外聽得明白，你大兒婦用物打秦尤，秦尤羞惱變成怒，刀劈你大兒婦，鮮血淋漓。他又調戲你二兒婦，你二兒婦嚇得骨軟筋麻，癱在牀上。秦尤方要伸手，我在後窗戶外咳嗽一聲，嚇得小王八羔子踹開前窗戶就跑，我弟兄在院內拿住秦尤王八羔子的。不信你到後寨看去，秦尤用匕首刺了你大兒婦一刀。」

勝爺此時呆呆發愣，暗道：「秦尤並沒乾過這宗下賤之事呀，這必是被下賤朋友傳染。」

原來，碧霞山正在吃早飯時，三太等前來報仇，打了敗仗，正要亂刃分屍之時，蔣五爺趕到。蔣五爺又單棍鬥群雄，秦尤喝了好些悶心酒，又有葉六爺劍劈劉士雄之事，秦尤心中更不好過，又多喝了幾杯。後來孟金龍又趕到，勝爺未死，老道師徒暗中逃走，張德壽叫道：「秦尤，你看道爺逃走了，鏢行之人這麼一來，此山怕不能保守，要不然你我弟兄也逃走吧。」秦尤聞聽點頭稱善，崔通說道：「咱們決不能走。人家閔家父子邀請天下朋友，設擺群英會，只鬧得家破山亡，此時又在碧霞山被獲遭擒，前者能逃，這次可怕逃不了啦。人家為朋友犧牲一切，真稱得起為朋友而生，為朋友而死，咱們若是一走，那還叫男子漢嗎？死何足惜？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間，人過留名，雁過留聲，若依我說，咱們不能偷生。劉士英也不是勝英的敵手，一會必得落敗；倘若他落敗，你還看不出來劉寨主的人格嗎？人家決不能出乎爾反乎爾，扎著爭持，必然自首打官司，那時節咱們別叫人家費事，也自首打官司。大丈夫敢做敢當，秦大哥夜刺欽差，盜寶燈，雖然死了也不白來一世。我與張德壽、柳玉春，我三人雖然不是正凶，能同秦大哥一死，也算義氣，後來有人提起三鼠來，真能同生同死，也可留名於後世。」